

思绪悠悠

伊水悠悠

五龙美景深山寻

□ 庄学

看卫星地图，万安山的北麓，一条沟壑蜿蜒摇曳。这条沟叫“五龙峡”。

五龙峡，山林森森，溪水潺潺，再有神奇传说、神奇石材的加持，成为寻趣休闲好去处。

顺着山径漫步林间，有山涧小溪陪伴，溪水明亮清澈，时而“泉眼无声惜细流”，时而传来“清泉石上流”的跌宕声。有朋友感叹：如果夜宿山野，不仅观星空，“明月松间照”的意境也呼之而出。

小径深深，五彩缤纷的花草间，有了黄蝴蝶、红蜻蜓盘旋翻飞。有几个小儿，手持竹竿，嬉戏追赶着它们。目睹于此，宋代诗人杨万里的“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”诗句忽然蹦出脑海。时隔千年，地距万里，生活的场景和乐趣，竟然如此相似。黄蝴蝶如果飞入丛丛野菊丛里，也是“无处寻”啊。我们矜持，不忍坏了这浑然天趣，在翩翩黄蝴蝶的伴飞下，欣然地走向大山深处。

虽是初秋，却满脑子遐想深秋，那时天蓝水碧，满山红叶，黄叶交相辉映，“白云红叶两悠悠”，七彩山色富有层次，渐次铺向远方。思绪回来，发现许多橡子落在地下，从刺猬般的铠甲中蹦出来，似乎在期待人们的认识。同行有家庭主妇，看到橡子，就想起了橡子不仅可以果腹，还可演变成凉粉，这是一种带着山野清新的美

食呀。进而，有人就惋惜了季节，如果春夏初来到五龙峡，漫山的桂花，白了山岭山沟，其洁白的外形，其甜甜的味道，悦了眼眸，诱了嗅觉。槐花，再与面粉、调料碰撞联手，对人更是有着饕餮的诱惑。嘿嘿！“莫笑农家腊酒浑”，山乡留客有野味嘛。也有人在山野寻觅野酸枣，却不见。问及山民，才知，野酸枣已经被采摘两遍了。现如今野酸枣的身价不菲，连同其他山珍，已经成为山村致富的一个途径。

五龙村经过地下网管的改造，街道畅通，整洁，房舍小楼因势而立，过去的深山穷村，如今有了亮丽模样。五龙村因有五龙峡而得名。这是一个环保先贤的神奇传说。传说乡民宁生祥，天性善良，珍惜山林，宁愿远远些打柴，也不砍活着的树，不砍带鸟巢的树。这与古人倡导的“材木不可胜用”的“以时禁发”环保理念相类同。宁生祥的善心感动了上天，使天雷惊响，红、白、蓝、黄、黑五条巨龙腾空而起，从地裂处，形成一条长峡谷并呈现五种颜色。于是，这条峡谷称为五龙峡，宁生祥被尊为“五龙爷”。我登上一个小坡，那里仁立着五龙庙。小庙，一间屋，外面是香案，曾有香火，说明常有人来拜。五龙爷面目漆黑，严肃，端坐中间，轻举手，目眦直视，不看来者，大概心中依然是策划筹谋如何造福人间吧。五龙庙下，一道山沟，两处湖泊，如玛瑙珍珠。一汪

清水映漾在绿林中，笔直的杨树从，倒影婆娑，涟漪远荡。而牡丹石，更是自然宝藏馈赠给五龙村人独有的礼物，它形成于十五亿年前的地壳运动，由各种沉积岩岩浆混合而成。初遇到这种黑色的底色，以及石体内分布了很多或白色或绿色晶体状花色的石材，一位山民极具想象力，说：这不就是牡丹花嘛！于是，牡丹石横空出世。牡丹石的矿脉稀有，只有十几米宽，十几公里长，且是不可再生资源，非常珍贵。

我赞叹牡丹石，有幸目睹了巧夺天工的牡丹石工艺品加工过程。师傅执电锯操作，按照既定的构思对石材进行切割，修饰成形，然后使用不同粗细的砂纸一遍遍地打磨，使之表面光滑细腻。为了突出牡丹石工艺品的视觉效果，用一种清漆喷涂，使石面成为油墨色，白色或淡绿的牡丹花则越加剔透。品种不仅仅有成块的观赏石，还开发出了兼有实用价值的酒具、茶具、砚具等。造型各异，有花鸟、动物、石扇、花瓶等系列工艺品。一部分村民依靠这些牡丹石，在山村里建起了一座座浑圆到顶的小楼房，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。

山林，山溪，山野，山物……走在五龙峡谷中，空气里满是新鲜香甜的味道。正是这种原生态，亲切、自然、陶醉。如再有林中一屋舍，数丛翠竹环绕，一桌山珍，几处闲愁……乐不思归呢。

我乡我土

夜宿马寨

□ 陈爱松

一个中年人坐在画架前，画土墙瓦屋。我们夸他画得好，问他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走。他说，不走了，带着学生在村里住一段。原来是大学老师。

我们也决定在这儿住一晚。

民宿在寨东，临崖，大门朝南，视野开阔。老式木门，门上有匾：东望居。两侧写着：眺古城，瞰帝陵，坐拥风水宝地；望万安，依大谷，独揽人间胜景。

院落不大，南边两层小楼，西边两间瓦房。院里摆着老织布机、老挂衣架，墙上挂着老马灯，老坛罐里养着花草。

最妙的是东墙上开了一面大玻璃窗。窗前有亭，有藤桌椅。我们在窗前小坐，聊天，喝茶，扭头即是无边的田野风光：绿海一般的树林，高低起伏的山岭、鸡犬相闻的村落……怪不得叫东望居呢。

服务员是寨中人，她说，村里把闲置老院改成了民宿，有好几家呢。

西厢房是土墙瓦舍，小小的木格老窗。朋友一眼就认定了这里。从小在乡村长大的人，对老屋有着深深的依恋。

室内原木装修，设施一应俱全，很舒服。床头墙上居然保留着一个土瓮。这是做什么用的呢？朋友笑，这叫“窑窝”，放油灯的地方。她老家的瓦房就有这么一个

地方。冬天的夜里，母亲围着被窝，就着豆大的油灯头，刺啦啦纳鞋底，她躺在母亲身边，常常在晃动的灯影中进入梦乡。

朋友睡着了。今夜，她会做一个儿时的甜梦吧。月光从窗户中斜进来，在地上印下窗格的投影。东望居，东望居，我咀嚼着这个名字。《汉乐府》云：“十五从军征，八十始得归……出门东向看，泪落沾我衣。”岑参说：“故园东望路漫漫。”苏轼说：“手把梅花，东望忆陶潜。”他们望的，都是宁静美好的田园生活啊。谁的心里没有藏着一个美丽的故乡呢？谁不渴望在故乡的怀抱里诗意栖居呢？

四下无声，只有小院外外的秋虫，用千年不变的乡音，唧唧，唧唧，轻声应和我遐远的思绪。

在鸡鸣声中醒来，窗户微明。到门前一望，远山的山村、田野、沟壑都沐浴在新生的光辉之中。一只小松鼠从菜园里跑到了路中间，摇着它的大尾巴看了我们一眼，跳入崖边的草丛。

一个老人，悠闲地扫着地。他乐呵呵地说，以前村子里小伙子连媳妇都不好找，做梦也没想到这儿这几年会变得这么好！

抬起头，天空云彩如画。我感慨万千：祝福你，古老而崭新的马寨；祝福你，祥和又美好的村庄！

心香一缕

换个眼光看家人

□ 宁妍妍

“知足吧！兄弟。你媳妇挺不错，贤惠善良，不乱花钱，把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的。哪像俺媳妇，每年买化妆品都超过五位数，在外头光鲜亮丽，家里乱的都下不去脚……”烧烤店临近路边的桌子上坐着两个男人，打此路过，无意间听到这样的话。不禁哑然失笑，像极了闺蜜之间的互诉衷肠。

说来也是，婚前甜甜蜜蜜的两个人，结婚久了，就会剑拔弩张，谁看谁都不顺眼。真应了那句话：婚前，是和对方的优点在谈恋爱。婚后，是和对方的缺点相处。有些人在外人看来大好人一个，在家里却能把另一半气到半死。这是何原因？明摆着，外面的人因为没有和此人在一起生活，看到的都是表面的优点。家里人因为长时间相处，缺点暴露，对方看到的都是不足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，在外人面前，人人都极力掩饰自己的缺点，展现自己的优点。在家里就不一样了，因为是家人，就太拿家人当自己人，从而充分释放

灯下走笔

坷垃的情愫

□ 杨群灿

叫他老鳖一，实在是有点冤枉。他种的那些菜，其实自己根本不吃了，经常送给邻居们。2008年汶川大地震，坷垃那几天经常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新闻，经常泪流满面，村里号召为灾区捐款，坷垃一出手就是500块，可把大家唬得不轻。

1998年秋，国家实施农村第二轮土地延包，随后机械化作业程度逐步提高，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了出来。但是坷垃发现，秸秆粉碎机作业后，经常有些秸秆未能被粉碎，甚至有整棵的秸秆被埋在土里，非常影响出苗率。坷垃不怕麻烦，买了副锄刀，把长秸秆收集起来，锄碎堆沤，再上到地里。

近些年来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，很多土地撂荒，可把坷垃心疼得不轻。有一年，他最多种了6亩多地，在外工作的儿子劝他年纪大了，不要再种地了，也不差他种地那点收入。坷垃振振有词：“现在种地的都是老板，在地头站一站事就办了。”他扳着手指一一数说：“犁地有拖拉机，耙地有旋耕机，扒畦有扒畦机，播种有播种机，收获有收割机……不费多大力气！”

前年秋天，坷垃所在的村民组的土地被开发征用，

常打扫家里我和女儿掉落的长发……闺女不到两岁上幼儿园，现在虽还未成年，却在16岁时就开始打假期工，先后干过饭店服务员、火锅店小时工、理发店收钱员……期间，闺女曾连续拖地六个小时不能停，把胳膊都累肿了。做服务员和收钱员时，平均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，即便如此，闺女从没打过退堂鼓，也没有叫过苦和累……儿子还小，虽贪玩，但具有很多优良品质。看到捡破烂的老人，会想着帮助他们。有了好吃的，会分享给同学。在学校发了零食，会记得给我留……

还别说，用欣赏的眼光替代挑剔的眼睛后，我的幸福感立马提升。当我把这一“秘籍”传授给他后，家里氛围空前和谐。下一步，我要和我的家人都会运用“爱的放大镜”和“宽容的缩小镜。”用“爱的放大镜”看待对方的优点，用“宽容的缩小镜”对待家人的缺点。不是有这样一句话：家庭和睦是一切的基础。

随后修成的公路两旁一片荒芜。闲不住的坷垃开了许多小片荒地，那些荒地随高就低，随方就圆，坷垃在这些荒地种秋种小麦、油菜，春季种棉花、芝麻、红薯，夏季种大豆、绿豆、花生，间或种些土豆、青菜、生菜之类，好似开了个小型农作物博览园。村人在新路上遛弯时，经常看到坷垃在地里忙碌的身影，都会不由自主地会心一笑：看，老鳖一又在捡宝贝哩！

那一天，儿子驾车返乡，摸不着回村的路，问了好几个人，才绕道新路回家，在路边恰巧看到父亲佝偻着身子在忙碌。儿子埋怨他说：“满以为没地可种了，您可以歇歇了，咋又弄了这么多零碎？”

坷垃叹口气说：“土地是庄稼人的根本啊，我种了一辈子地，哪天没点农活干，手心里就痒痒。”然后，他给儿子讲了一件一直闷在肚里的往事。

1950年土改时候，坷垃才五六岁，当工作队用竹弓给自家分了地，他看到一直给人当佃户的父亲把头深埋在泥土里，鼻子一把泪一把地把地哭喊：“爹呀，咱家有地种了，咱家有地种了！”

土地在坷垃心中的情愫就此扎根。

生命的姿态

□ 怡然含笑

我看见一只麻雀。

它斜躺着，上面的一只翅膀支叉着，覆盖着已经磨下去的身子和另一只翅膀。两只腿直挺着，头和尖尖的喙向前探着，整个身形没了肉色，皮影似的印在土地上。

看那样子，是飞着飞着死去的，死后仍保留着飞翔的姿态。

我的眼睛湿湿的。我9岁那年，看见一个小哥，也像那只麻雀飞着飞着，落在了泥土里。

外婆家的村子和另一个村子连着，倘若不是每个村子都有各自的名字，那么两个村子就如同一个村子。村子都巴掌大小，庄稼地头头、脚挨脚，有的还肩并肩呢。要说有界线，就是一条像深沟似的渠，渠上撑着一座老式的石桥，好像迈几步就过去了。

桥头有一棵老柿子树，一个打麦场，还有一所小学。我三年级之前的岁月，就是在这个地方度过的。两个村子的孩子们，晚饭时常常端着饭碗，聚在柿子树下打闹着吃饭喝汤，做游戏。

另一个村子，有个小哥，十八九岁吧，那那我在年龄上还没有概念，只知道年纪大或者年纪小，比自己大或者比自己小。

两个村的人都喜欢小哥，说他也好，那也好，也就是如今说的完美吧。而我那时也不知他怎么好，反正大家都说他好，我也就觉得他特别好。

那一年雨水多，老桥被水连泡带冲塌了方。两个村的人合力清渠，修桥，小哥也参加了。结果桥在整修的时候继续塌，小哥被压在了渠边下滑的泥土下。

两个村的人，大呼小叫着向桥边跑去。刘爷爷是清末遗老，甩着辫子，拄着龙头拐，噙着泪，深一脚浅一脚地也往桥边赶。但是，刘爷爷仿佛被什么拽住了后衣襟，他摇来摆去还是落在了最后面。

孩子们被老师拦着，远远地挤在一起。我也夹在里面，大气不敢出，唯恐喘气声惊动了那些摇摇欲坠的泥土，它们会成群结队地往小哥的头上压。

小哥被挖出来的那一刻，刘爷爷用一只绷着青筋的大手捂住了我的眼睛，但我还是从他的指缝间，看见了悲伤。小哥的手，还握着一把锨，头向上仰着，他多像那只麻雀，飞着飞着，落在了泥土里。

小哥被埋在了渠边的一块庄稼地里。小小的我揣着一颗小小的心，每一次颤颤地经过那座老桥，似乎踩着小哥的肩膀，悲伤就像一些崩塌的泥土挡不住，它们飞上天又落下来压住我，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喘不过气来。

当风吹起悲伤的衣角，我忽地看见了什么……我一边迎风流泪，一边疾速地成长。

前段时候，我遇见一个人，已经多次了，他仍是躲藏。

伊河边的夏日，不像春日那样缤纷，但也雅致。以绿色打底，大多的花在绿叶的呵护下，已经抱果。偶尔有迟到的花，在某一处鲜艳着，成为绿色背景上的点睛之笔。

他时常在靠近河岸的一个僻静处，面对伊河，来来回回地散步。绿色包围着他，他的影子也绿绿的，只是偶尔在绿色的缝隙中闪烁一下。我想，他是有意选择这个地方的吧？

有一次，我在散步时不经意踏入了那个僻静处。当我发现他在时，迈出去的脚步已经来不及收回了。他见有人来，似乎吃了一惊，像一只正在歪歪扭扭奋力飞翔的鸟，突然收住了翅膀，愣在那里。他的两只胳膊耷拉着，手慌忙去捂住左手，头低下去，帽檐向下压着，仅能看见他唇下的部位。

显然，他想掩饰自己的悲伤，他怕别人看见他的不堪。但显然他的江山，仅有半壁完好，也显然他正在极力地依靠这完好的半壁，去唤醒、去收复那沉睡的、已经不听他召唤的半壁。

我从他身边走过去，装着什么都没有看见。一只飞着飞的麻雀，突然折了一翼，他有折翼的疼痛。此时，或许他信任伊河胜于我，他的悲伤不想让我看见，却袒露了一条河。

但他不知道，我不会笑他的不堪。我老了，也已见多了悲伤。像他这种活着的悲伤，比起那种死去的悲伤，疗伤的岁月与希望还是有的。

我决定，倘若再与他相遇，一定给他一个温暖的问候。这个问候，或许是我对生命的理解，或许是我对生命中一种飞翔姿态的敬礼。

信手拈来

一只麻雀

□ 陈俊峰

到单位值班，一位不速之客闯进我的办公室——一只麻雀。真不知道它从哪里进来，但它已经存在。我一开门，它似乎受到了惊吓，朝玻璃冲去，“叮叮当当”地撞，翅膀高频地扇动着，徐徐下降，可能是累了，它又回落到电扇上。

我赶紧放下电脑，打开窗户，驱赶它离开。它缓过劲儿来，又朝门上的玻璃冲去，“叮叮当当”几下，我抬步去掀门帘，可它已经飞了回来。它可能被撞晕了，落在地板上，小黑豆眼睛中带着恐惧。我赶紧吆喝：“这边不会开窗，那边！”我还用手指示范，给它划路线，突然又感觉到自己的愚蠢，笑了笑——它怎么会懂人类的语言呢。

它又攒足了力气，鼓足了勇气，朝窗户飞去。我想这次它肯定要成功的，中间一扇窗户大开着，轻松就可以飞走。然而，还不行，叮叮当当撞了一阵，几片绒毛飞了起来，它开始狼狽地往下跌，像掉落一只风筝，仰面落在地上，又站立起来，没走几步，躺下了，真正的“铩羽而归”。我走过去，它没有动，黑豆眼缓慢的翻着，做死亡状，我抓起它，身子还热，它的眼神带着绝望和无奈。我右手轻握着它，伸出窗外，摊开手，它像弹簧一样飞走了，我的手能感觉到它起飞之前的蹬力。

麻雀飞走了，和它的鸟们团聚去了。但它肯定带着大大的疑惑：明明白白的难道不是天空吗？咋飞过去却撞得死去活来呢？以后的天空还不敢自由飞翔？我又笑笑，它只是一只鸟，哪来那么多思考？假若它哪一天又飞进来，结局肯定还是一样，因为它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玻璃。

我办公室的麻雀是幸运的，它误入了歧途，正好来值班，在它生死攸关之际，我抓住它，给了它自由的天空。我开窗户，掀帘子，在麻雀看来，也许不是帮助，是伤害，它恐惧的眼神一直在我脑海。

一次，去龙厂站接人，隐忍着内急，四处乱撞找厕所，那种难受直把眼泪憋出来，连大气都不敢喘，真是欲罢不能，痛不欲生。在绿树掩映中，发现一个废弃的玻璃房，停下来，钻进去，脚下到处都是大小便的痕迹。赶紧解决问题，等危机缓解下来，听到叮叮当当作响，我抬头一看，六七只麻雀在撞玻璃，再看地面，有好几只麻雀的尸体。我不禁感叹：它们困于玻璃房，我困于一泡尿，我解决了，它们也许永远飞不出来。

麻雀的受困，是因为认知，它不知道玻璃不是天空。我们的受困，何尝不是因为认知呢？我们的身边也许也有玻璃房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。人，都会有困惑、困境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肖申克监狱，释放、释怀也许是走出监狱的出路。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，精神境界的登高，才能看到困境的渺小。望远能知风浪小，凌空始觉海波平，胸怀宽阔定能轻松走出困境。让精神境界登高望远，我们一直在路上！